

《孙诒让遗文辑存》拾遗

潘猛补 辑

张宪文先生据孙延钊先生所辑《经微室遗集》，及所编《孙征君籀廬公年谱》等书，整理成《孙诒让诗文遗稿补辑》、《孙诒让序跋辑录》、《孙诒让杂文辑录》、《孙诒让书札辑录》、《孙诒让遗文续辑》等篇，陆续刊于《文献》杂志上。后又将孙氏所有文辞汇编为《孙诒让遗文辑存》一书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对研究孙氏学术，颇有参考价值。然孙氏琐琐篇章，整理繁难，漏辑遗文在所难免。今以搜集所得，作一拾遗，以飨同好。

一、文

与桐轩书四通

光绪二十年

(一)

顷因雨阻，不能到局。刻鲁琴来舍，属商借燥谷。弟告以提捐之难，彼此所同，渠再四属奉商，殊难答应。但思前次西北三隅，均有帮款，此次似不能分毫不应。且西南已付，东南莲溪已允于初六付五千。看来辗转移挪，亦当非虚言。弟意五千之数，似不宜由我隅首梗。其议以复，东南人反以我为藉口，殊不犯着。似可略提数千，以应其急。至五千之外，则看东南举动如

何，再作商量。如果东南不能应付，渠亦无词向我讨索也。鄙见如是，乞与同局诸君商之。手此。即颂 桐轩仁兄大人台安。弟让顿首。

(二)

昨从乡归，读令郎大作，极精博，佩服之至。谨以鄙意僭注数字，兹以奉缴，乞检收。前呈捐册，如已写数条，呈面交下，当属王胡诸君广为募写也。此致 桐轩仁兄大人台安。弟让顿首。

(三)

仪韶运署城楼，不过为省费起见。时闻尊谕，议另建炮屋，似较稳妥。此炮极佳，总以妥藏为宜。恕学兄必以为然也。此复。即颂 桐轩仁兄大人台安。弟让顿首。

(四)

顷外西北朱子昌来舍，说伊局经费支绌，非捐各行户不办。而贵门人万君友吾力持不必捐之论。有伊全（西北第一户）及秦记两户，介于西南北之间，前年万君因西北贫窘，以此段划归西北，历言抽分均归西北收。前次平巢亦曾捐助，乃此次局捐，则以已捐入西南局为词，实则西南款项甚多，并不办捐，其为假托之词无疑。渠欲求老兄代恳友吾，助此一臂之力（据说此两户向听友吾指挥，必可为力。）劝该两户捐助西北局，以资挹注，并省唇舌。友吾素重鼎言，想无不允也。手此奉恳。即颂 台安弟让顿首。

按：均录自温州图书馆藏抄件。原件未著年月，考信中所言俱瑞安筹防总局事，似作于光绪二十年。沈凤鏊，字子箴，号桐轩。瑞安人，光绪八年举人

恭祝敕授登任郎戴公光峰七旬荣庆序

天官家言：“岁星躔吴越分野，其国多福，其人多寿。”按《汉志·岁星》曰：“东方春木，于人，仁也”。春主生仁者，寿固其宜矣。然是物也必得忠厚、和平、敦庞、纯固之长者始足当之。以予所见，里中黄发儿齿，矍铄比肩，未之奇也。独于戴公光峰不觉喟然曰：此其岁星之应乎？

盖公今年七十矣，世居县东二十里之崇泰乡四都鲍川，深入里许，屋在桑禾之间。咸丰辛酉毁于逆匪。肃清后，公旋拓基宇而张大之，丹青土木，焕然一新。公行四，勤服先畴，耕三余一，耕九余三，遂致素封。而于持满之诚，睦姻任恤之谊，益惓惓云。营二亲窀穸，心力并竭。与诸兄析箸让财产，犹让枣梨焉。如公之孝悌力田，修于身而传于家者，是以足矣。以视世之驰骛功名，迷恋声色者，固为胜之。

间尝征公轶事，有曰：乡者岁荒，饥民待哺，而富人竞闭巢以射利，独公平巢，以济贫民，全活甚众。尝谓：凶歉频仍，备赈义仓，有名无实。议集富人各自实粟数，出所羨；核极贫人户，酌其数，贷之；秋时如数征入，不加息；遵周令备赈条例，庶乡民从便受粟，不出田里，而食自有余。虽事不果行，人咸以是多公。

有曰：咸丰年间，鲍川塘圯。公倡议督修，自小鲍埭以南，大鲍埭以北广袤数百丈，夙夜偃功，塘成。嗣潮汐至，各村田园多被淹没，唯鲍川赖新塘捍卫，仍庆丰穰。金曰：“非公之力，不至此。”而塘之利，至今赖之。

有曰：戴氏大宗，建于国初。春秋致祭罗嶽公，而以至度诸公配焉。继被飓风所伤，栋宇倾坏。每当岁时展谒，族人咸踌躇四顾，欲葺而新，不克就。公遂慷慨出貲，独任其事。始于癸酉花朝，阅数月而告成。榱桷新，笾豆备，视旧制大改观矣。族人

益以此奇公。

夫发赈，汲内史之节也；筑塘，西门豹之政也；收族，范文正之义也。即此三善，其量百世。矧公之积德累仁，唯恐人知者，又难更仆数哉！

公中年艰于嗣息，自得如夫人蔡氏，淑慎端庄，有大家风范。公之不陨获充拙，大抵如夫人赞襄之力居多。子四女一，皆如夫人所出，长君成琦，天姿聪颖，气宇魁梧，行且以诗书大公之门矣。次三鼎立，杰出卓犖不凡。少者亦崭然头角，望而知为伟器。加以群从多材，无非康乐；半子独秀，不减右军。予于是景公之德，羨公之福，益信公之寿未有艾也。

向予所谓忠厚、和平、敦庞、纯固之长者，非公其谁与归乎？予非祝史，恶知天道。以公之德，合公之年，窃意岁星之应在是焉。公悬弧之辰，适当元旦，抑有戏焉。敢告如夫人醢屠苏之酒，缮椒花之颂，届期登堂，举碗齐眉，醉公以万寿之觞。诒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福建清吏司行走，同治丁卯补行甲子科举人，谊姪孙诒让顿首拜撰。光绪二十一年，岁在旃蒙协洽律中太簇月元旦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《鲍川戴氏西祠宗谱·艺文》）

按：戴以焕，号光峰。瑞安人

重修陈文节祠募启跋

光绪二十四年

同治庚午，仙岩重修陈文节公祠，家仲父学士君为之叙引以募资。越二十余年，而祠又倾圯，湖乡诸同人，将复集资修葺之。此亦桑梓之盛举也。

窃维文节学问文章，昭垂百世，无劳扬摧。唯是今日世变日亟，强敌环伺，而人才衰乏，中国周礼之教，几成沦废，则讲学储才，以应时需，亦儒者之责也。吾乡学子，大都汨没于时文帖括，蒙固茫昧，不知所自振。抱此愚陋，长与终古，而欲以支撑世局，宁有当乎？

闻之宋人云：“知古莫如东莱，知今莫如止斋”。学者必通古今，乃可以为儒。标扬文节之学，以为吾乡儒者之准的。而勿因仍荒昧，以自沉溺，斯亦先哲之所厚望；而于后进所乐赞其成也。光绪戊戌孟陬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抄本）

评《鉴楼政学会条约》

光绪二十七年

循诵各条均极精审，至斥近来自由革命之论，尤为严正。盖此等议论无论其百无一是一，即使不甚荒谬，亦不宜昌言树帜。古豪杰必以沈机观变为第一本领，今之少年乃以露机幸变为宗旨，其无当于经世之用明矣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《鉴楼政学会条约》抄件）

附《鉴楼政学会条约》

自科举更制，八股废罢，有志之儒，靡不研求实学，力图匡济。而中西政学，首为要端。独是中国四千余年政书浩如烟海，加以近百年来五洲通商，风气翕开，泰东西新出政学家书纷纠繁多，非择尤讲肄，钩稽牵考，未易得其纲要。鄙人频年教授，学鲜专门，窃用惭恧，惟爱才若命，实出性生。环顾时局，隐忧耿耿。拟自壬寅春月，邀集学徒，开设夜课，探究中外，切要政书。上追宋贤讲学之规；近仿西士演说之例。公门习肆，参解疑窦，各出心得，区为笔记，不揣陋妄，甄斟可否，以资商榷。区区私意，无非欲经世大端，平素谙练。浅之应科场策对之资；大之备撰述驰驱之用。他山攻错，教学相长，凡属同调，皆可列会。所有条约，开列左方：

一、本会大意，实以值此时局，万分阽危，同处戴履，各有兴亡之责。故亟欲研究中西政治要端，储为应变匡时之用。其有自居新党，迷惑于民权自由之谬说与主张革命覆满之妄谈者，此则立论太偏，用情叵测，无裨实学，有坏人心，诚非鄙人所愿闻。幸勿入会，致与宗旨舛歧。

一、中国政书，自周秦以迄国朝，无虑数千百种，然闳纲巨典，萃于《九通》。如欲究核中政，舍此无从下手。但卷帙浩繁，猝难领略。择尤挈要，先就《正续通考》及《皇朝通考》，详为讲肄，以谙制度而熟掌故。（凡《通志》、《通典》中切要义例，《通考》均已包括无遗。故此书首宜讲究）。此外，凡皇朝切要政书（如《十朝东华录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乾隆府厅州县志》、《大清律例》之类）。并洋务交涉各件（如《通商纪事本末》、《中西纪事》、《中东纪事》、《约章类纂》、《教案汇编》之类），以及历代经世文字与政学有关涉者，均分门参究，择要甄录。以期上下古今，淹贯洞达，蔚成国家大用之才。

一、近日新出各国政书，大都哲学家言居多，其立说间有精到处，然总不能越中国圣经贤传百家诸子之范围。至其架空陈义，恒多虚矫恣肆之弊。故中学无根柢者读之往往惑焉。鄙意目下讲究西政，总须从实际上认真考求。其浮谈无根及泛言鲜当之书，可不必留意涉猎。故本会讲说，以东西洋政书为主，而哲学之书从缓。

一、本会学徒额数以十名起，至二十名止；束修以五元起，至十元止，听自酌填（本拟不收束修，以开风气。缘鄙人生长儒素，家无中产，只得收受束金，以为购置图书之费。至有志无力者，皆准来学，不受分文）。每夜定于八九二下钟讲说（刚日中政，柔日西政）。间五日呈缴日记，随时批阅。每逢十日及阅报期，辍课休息。讲说之时，须随班静听。如有疑义，俟说毕质证。惟未讲说以前及讲毕停课，同会诸君，倘有所见，不妨互相申辩。须力杜标榜倾轧之风，以收切磋琢磨之益。不准夹杂游谈琐语，以旷功课，亦不得雌黄乡里人物，訾谤地方长官，以坏学规。有犯此者，立时惩戒出会。

以上各条系鄙人草草写定，未知可否。谨质闾达，以收教益。倘有同志，皆可惠临，如嫌立论拘迂，见识疏漏者，请勿勉

强入会，致多窒碍。知我罪我，听之公评，未欲强逾人而与语也。光绪辛丑冬至后三日鉴楼居士池虬启。

按：庚子后，孙氏已同情革命，此评言自由革命之论百无一一是，实犹畏清法，故特作此语以避耳目。池虬所订学会条约亦然。池虬，后名源瀚，字仲霖，号鉴楼居士，瑞安人。陈介石弟子，历署福建平潭等县知事。

“曼福骈龄”跋语

光绪三十二年

余与戴君鯤南于丁卯岁同试高等为上舍生，遂偕赴省垣。时先太仆公主讲紫阳书院，君因从而问字。两世订交，益形浹洽，日以文酒相讌游，致足乐也。嗣余留学都中，离群索居，不相见者三十余年。顷晤令甥钱生摯廌，询君起居，始悉君年已六十有二，言坊行表，岿然为鲁殿灵光，兼之四叶一堂，种梓树荪，后福正未可量。予闻而健羨之，因为“曼福骈龄”四字寄祝，聊以摅怀旧之蓄念云尔！光绪丙午九月，学部二等咨议官法部主事，谊弟孙诒让顿首撰书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《鲍川戴氏西祠宗谱·艺文》）

按：戴成禧，字鯤南，瑞安人。光绪丙戌岁贡，选复设训导。候选县学训导

《会吉通书》序

光绪三十二年

星日占验之学，盖权輿于邃古。故《书·舜典》曰：“月正元日，舜格于文祖，”《礼记·月令》祈谷命社，皆择元日。卢植、蔡邕咸诂“元”为“善”。《诗·小雅》则曰：“吉日维戊”，“吉日庚午”。《礼·士冠经》亦曰：“吉月令辰，用申尔服，”则知三代以前，凡举大礼嘉事，必繇吉日，其来尚矣。至汉，太史公作《日者列传》以记其事。而褚先生补《传》载：武帝博征方术，有五行、丛辰、建除诸家，其论吉凶，纷然错出，

与后世略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术数家星算之书，亦有著录。今皆散佚，无可考。然余稽之《周礼》，冯相氏所占者，不过日月星辰。而《春秋左传》则以得岁为最吉。《韩非子·饰邪篇》说兵家宜忌，又以丰隆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摄提、六神、五括、天河、殷枪、岁星为吉；以天缺、弧逆、刑星、熒惑、奎台为凶。与今所传西人天步、真原、木星最吉，火星最凶之说若合符节。盖古今中西之学其同如是，亦一奇也。

近代欧美科学日盛，而术数家言稍绌。然吾中国笃信星算吉凶，以数千年之积验，往往奇应，固不尽诬者。盖弥满天地间之微气，厥曰“以太”。气之所萃，吉凶随之。此其理精眇奇闢，固难与迂阔者道也。近来日家书遍天下，率皆奉御定《协纪辨方》为圭臬。然其术有精有粗，其书亦或验或不验，而流俗剽窃傅会之论，复杂出于其间，乡曲士民，无所适从，则迷信之为累多矣。

吾乡戴君筱峰，精究是术，其所辑《通书》，择之精而语之详，于星日之外，复旁及六壬、遁甲、相墓、相宅家言，又广综中西异闻新理，以饷俗子。于西国休息日及各国正朔，及王、后诞辰，皆详著之，以便参考。其搜讨之勤，良足嘉也。旧有乡先达前兵部侍郎黄公叙述其义例甚详，今又介友人索叙于余。余于斯学未窥涂辙，举所闻中西古今异同之议，以推极吉凶之原理，质之戴君。至其书之详审，周于民用，世之精是术者，当自得之，固无俟余之扬榷矣。丙午秋，钦派学部二等咨议官法部主事，温州学务总理孙诒让谨叙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《鲍川戴氏西祠宗谱·艺文》）

按：戴咏绳，字筱峰，瑞安人，精择日，入《县志·方技传》。

跋某君书

讽塾砭俗发蒙，恺切沈摯。英年得此，自是妙才。定庵文体，时贤所尚，报章四播，尤宗斯格。盖以哀音促节，义资儆俗，而体仄气浮，究非文家正轨。窃谓文字总以平实闳达为第一义，迺来湘乡相国久蹈斯语。龚文往往自立于不可攀跻之域，而责人太苛，几不比于犬彘，揆以古人敬恕之道，殊不其然。贤者好学深思，进境殆不可量！敬陈蠹管，略备甄采，未识大雅以为然否？世愚弟孙诒让拜读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原件）

按：原件残损，何时跋何人书，均无可考。

二、诗

和温守王琛移官睦州四律 光绪三十年九月

河内吴公号治平，沔江严水颂双清。学官童子同文化，郡将人师讲武成。奏最龚黄真不媿，谈经何郑已无争。秋风歧路劳遐睎，蜃海流潮送月明。

翹村高馆峙当前，携手河梁意惘然。旧学传经江博士，雅歌协律李延年。白云春草新题碣，银勒金鞍缓着鞭。开国骏摇征大寿，愿公长驻酌灵泉。

春明旧梦渺员蓬，宦辙闽南又浙东，柳色依然前度碧，芙蓉又见醉时红。辋川花月怀摩诘，孤屿烟涛送谢公。曩日池塘诗境在，讲堂人共坐春风。

豪饮千钟近若何，飞云行盖遏骊歌，通家旧谊兼师友，传世新诗征佛魔。两地鸿泥留印迹，百盘羊坂未蹉跎。客星西望严江上，画舫轻装石友多（公以青田石百枚，撰句镌印，拓成三册，绝精妙，故附及之。）。

按：上诗录自温州图书馆藏《东甌留别倡和诗抄》刻本。王琛，字雪庐，鹿邑人。时任温州知府

题戴瀛仙亲家玉照

我生殊寡交，繫维君同志。朴行期去华，真性久弥挚。耕读承先德，淡然妄世事。布衣有余燠，盘飧屏甘馐。指困拯贫乏，里党感高义。世纷方未艾，相期在匡济。宁与俗子竞，折腰求名利。翫觥昔论文，忽焉老将至。须眉照画图，盎然见真意。对此颜色愉，固知肝胆契。愿言保暑寒，德音永无殊。管鲍称知心，望古同延企，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抄件）

按：戴思，字瀛仙，瑞安霞墩人。

三、联语

挽童劭甫观察

清节冠时，盖怀忧世，如公忠亮，相期光赞中兴，岂徒惠政长垂，关右浙东，羊傅碑留齐堕泪；

少同乡荐，老作部民，容我疏狂，不惜纡尊下逮，何意微疴永诀，高山流水，伯牙絃绝恹知音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抄件）

按：童兆蓉，字劭甫。宁乡人。任温处道，光绪三十一年卒于任。

寿鯤南先生六十二

舞綵纓萊衣，羨花甲甫周，已见一堂罗四代；称觴进蒲酒，愿林壬大备，长从夏五祝秋千。（录自温州图书馆藏《鲍川戴氏西祠宗谱·艺文》）

辑录者工作单位：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